

論《西遊補》作者及其成書

謝文華*

摘要

清代以降，董說為《西遊補》作者之看法始終蔚為主流，此說既行，不容否認仍有許多值得關注之處，諸如「靜嘯齋主人」名號歸屬、小說版本之成書時間、內容舛誤不協調等，諸多疑而未定之關鍵，在在皆有以不同觀察視野，重新加以查考之必要。

本文以「靜嘯齋」一詞為研究起點，藉由對董斯張（董說之父）著作通檢，輔以董氏親友、後輩對其作品之出版整理與文字紀錄，並勘查比對現存明代刻本，試圖從中找尋董斯張寫作《西遊補》之可能線索，由此發現《夢曆》一書，可能正是小說尚未正式公諸於世之前身，董說在其父身後曾進行某種程度之續補，使小說最後以《西遊補》之面貌問世。

關鍵詞：《西遊補》、董斯張、董說、妖夢、《夢曆》

* 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The Author and Accomplishments of “His-you-Bu” (西遊補)

Hsieh Wen-Hua

Pluralism lecture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nHua University;
Phd Program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long ago, Tung Shuo(董說) is “*His-you-Bu*” author's view throughout to be luxuriant is a mainstream, this view, did not allow to deny still has many questions. This contains “Master of Jing Xiao Zhai”(靜嘯齋主人) the given name ownership, the novel edition book in circulation time, the content is uncoordinated and so on, various oversuspicious and undecided key, in needs reto perform by the different observation field of vision to investigate.

This article take “Jing Xiao Zhai” as the research beginning, penetrates passes examines all the works of Tung Si Zhang(董斯張), auxiliary by his relatives, friends and later generation to its work publication reorganization and writing record, as well as the extant edition compared to investigates, pursues Tung Si Zhang writes “*His-you-Bu*” the possible clue, discovered “*His-you-Bu*” a book possibly is precisely the predecessor which the novel not yet officially makes public, after Tung Shuo once carries on some kind of degree succession, caused the novel finally by “*His-you-Bu*” the appearance to be published.

Keywords: “*His-you-Bu*”(西遊補), Tung Si Zhang(董斯張), Tung Shuo(董說), Dream of Spectre(妖夢), “*Calendar of Dream*”(夢曆)

論《西遊補》作者及其成書

謝文華

一、前言

《西遊補》¹的作者究竟是誰？從清代鈕琇《觚賸續編》所載伊始，²及至民初以來學界討論，多將作者指向明末清初極富盛名之董說（1620-1686，字若雨），幾為定論。³爾後學界探討小說內涵，亦都承襲此一說法。⁴少數論者持相異見解，其

¹ 本文所用《西遊補》以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83年標點版為主要文本，輔以世界書局於民國72年所據明崇禎本影印本相參照。

² 清·鈕琇，《觚賸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卅九年臨野堂刻本影印），卷2，〈人觚〉，「月涵」條，頁118。

³ 此說從清代鈕琇《觚賸續編》首倡，民初孫楷第、蔣瑞藻以及劉復等人，藉史料耙梳，對董說生平、著作進行詳細說明。參見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台北：鳳凰出版社，1974年）。蔣瑞藻，《彙印小說考證》（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以及劉復，〈西遊補作者董若雨傳〉（原作於1927年，後收錄《古典文學》版《西遊補》，本文所據為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頁77-126。其後如徐江，〈董說《西遊補》考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4（1993），頁53-57；蘇興，〈《西遊補》的作者及寫作時間考辨（上）、（下）〉，《文史》42、43（1997年1月、8月），頁245-264，頁225-239；楊峰，〈董說與《西遊補》三題〉，《溫州大學學報（社科版）》20（2007），頁97-101。上述諸文論證繁博，可謂全面闡發董說創作小說之各種可能面向。然論者對小說崇禎刻本之關注與考證相對不足，留有許多商榷空間。如：蘇興有意推翻《西遊補》成於明代之見解，但版本證據力有未逮；或有從董說生平事蹟、著作等外圍加以探查，卻仍無法與現存版本之間取得良好呼應。此外，論者多以小說為董說獨立之創作，但版本紊亂錯置不時可見，若為單一作者之作品，不免存有違乎常理之疑。

⁴ 近人討論小說《西遊補》，如曾永義、高辛勇、傅世怡、孫遜、高桂惠等諸位學者，基本上多主張或沿襲前說，已然為學界共識。參見曾永義，〈董說的「鯖魚世界」——略論《西遊補》的結構、主題和技巧〉，收錄於劉世德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台灣香港論文選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234-249。高辛勇，〈西遊補與敘述理論〉，《中外文學》，12：8（1984），頁5-23。傅世怡，《西遊補初探》（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6年）。孫遜，《明清小說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高桂惠，〈《西遊補》文化型態的考察〉，收錄《古典文學》第15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頁359-385。

中，以高洪鈞 1985 年發表之〈《西遊補》作者是誰？〉一文，最早明確主張董說之父——董斯張（1586-1628）實為小說真正作者，可謂是此類說法之重要代表研究。⁵其說主要基於今日所見崇禎刊本《西遊補》在〈西遊補答問〉，以及第一回頁首，分別署有「靜嘯齋主人識」和「靜嘯齋主人著」字樣，此與董斯張傳世著作《靜嘯齋存草》、《靜歛齋遺文》二種名號相符。董說若果為小說作者，子承父號，於孝、於理皆有所違。此外，董斯張另著有《吹景集》，該書卷之一有《靜嘯齋嚙》三十二則，以筆記體言佛事相關之人情事理；⁶且親友嘗以「靜嘯齋」逕稱之，皆是顯著例證。⁷筆者以為，從董說自記對父親追憶之事觀察，恭謹敬愛之情，溢於言表；《靜嘯齋存草》、《靜歛齋遺文》二書刊行問世，時人覽書之際，將「靜嘯齋」與董斯張書齋名號相連結，亦屬常理。假若董說有意承襲父號以為己用，將小說歸屬納入自己名下，確實於理不通。至若董說個人名號雖稱繁多，然常用者以「豐草菴」居多，未嘗見用「靜嘯齋」之號卻也是不爭之事實。

由上言可知，「靜嘯齋」當指董斯張。然而，學界多據董說自作之〈漫興詩〉，認定《西遊補》為其所作，試將該詩逐錄如下：

依舊萍江白雁飛，漢官儀借綠蓑衣。篋中尺素人存歿，志里名山今是非。重
柳門添新釣影，問樵磯長舊松圍？（此有雙行小字：「說注：鹿山草閣，舊

⁵ 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天津師大學報》，6（1985），頁 81-84。高氏之後，大陸學者續有呼應，如王洪軍，〈董斯張：《西遊補》的作者〉，《廣州大學學報（社科版）》，2：8（2003），頁 19-23；傳承洲，〈董斯張《西遊補》原本十五回考〉，《文獻季刊》，2006：1（2006），頁 127-130。其中傅氏一文，因經眼崇禎刻本，故從〈目次〉、〈答問〉與內文回數參差情形推論原書僅有十五回，經董說續補以成今日所見之十六回本。該說與筆者所論不謀而合，然筆者則更進一步針對董說〈漫興詩〉所言「余十年前曾補《西遊》，有萬鏡樓一則。」與小說「第二萬鏡樓臺」二者關係進行推論，點出董說〈漫興詩〉寫作時間（崇禎 13 年）與崇禎本〈序〉題署時間（崇禎 14 年）之關連性，強化董說曾「續補」小說之論旨。

⁶ 董斯張，《吹景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韓昌箕刻本影印），卷 1，頁 13-20。末有題記，署「丁巳十月十九日」，案丁巳年為萬曆 45 年（1617），董斯張時年卅二歲。

⁷ 參見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同註 5，頁 82-83。筆者另從韓曾駒〈輓董遐周先生詩并序〉第十四首找到「靜嘯當年草，華嚴未竟心」一語，在「靜嘯當年草」句下有雙行小字：「遐周（董斯張之號）甲寅以前稿也。」亦可作為親友以「靜嘯」稱呼董斯張之證。參見董斯張，《靜嘯齋存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頁 572。

名問樵」)西遊曾補虞初筆，萬鏡樓空及第歸。(此處雙行小字：「說注：余十年前曾補西遊，有萬鏡樓一則」)。⁸

董說以「自注」明言「余十年前曾補西遊，有萬鏡樓一則」，幾已成為學界所論依據。據董說自編卷目，知〈漫興詩〉共十首，此為第四首，收於〈采杉編〉，該編集結乃於庚寅年（順治七年，1650）。由注語所言逆推十年，則該詩之作當在崇禎十三年（1640）以前，是時董說年僅廿一歲。⁹

儘管年歲長穉並非決定寫作能力的絕對依準，然而小說所含涉面向廣泛博繁，誠如魯迅所言：「惟其造事遺辭，則豐贍多姿，恍惚善幻，奇突之處，時足驚人，間以俳諧，亦常俊絕，殊非同時作手所敢望也。」¹⁰特別是對「情」「心」乃至佛理嫻熟靈巧之掌握，在未達致一定程度之人生歷練，以及深刻體悟情感之前，作品呈現如此高度成熟，自不免使人心生疑竇。

此外，董說雖有「曾補西遊」一語，然以文脈審思，「補」字何謂？是「補」盛傳民間之《西遊記》？抑或一部初具規模之《西遊補》？顯見再深思察考乃有其必要。

筆者對董說著有《西遊補》之看法頗有保留，尤對「靜嘯齋主人」之號充滿高度好奇，職是之故，筆者欲從董斯張生平著作，乃至親友記載中找尋線索，嘗試尋繹明確而具信度之論說。

二、關於董斯張與一首輓詩

⁸ 董說，《豐草菴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民國劉氏嘉業堂刻吳興叢書本影印），卷2，頁578。

⁹ 此說由劉復首先提出，在其1927年發表的〈西遊補作者董若雨傳〉談到：「許多人以為《西遊補》是明亡後所作，從而有種種的揣測，現在找到了這個證據（案：指此詩和寫作時間），可以把所有的揣測一掃而空了。」同註3，頁96。

¹⁰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魯迅全集》第九卷）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說（下）」，頁175-176。

高洪鈞在〈《西遊補》作者是誰？〉提及一條在《靜嘯齋存草》尋獲之資料，乃董斯張自作之〈絕命詞〉，其載：

亦儒亦道亦枯禪，千古奇情手一編；蟲臂鼠肝園吏夢，心燈意蓋梵王天；本來去住俱空相，前識浮游總幻緣，何處溪聲通客枕，樓頭夜夜月常圓。（〈絕命詞〉十五首之三）¹¹

高氏主張：「這『千古奇情手一編』，大約即指他編有《西遊補》一書。」¹²此說在立論上雖因欠缺翔實論證而不免臆測，然從詩旨觀察，所言之「編」，當是指「書」無誤，內容兼涉三教，格外標榜不同常情之「千古奇情」，藉「莊周夢蝶」故事為喻，析談「空相」「幻緣」之理，透顯出老成於理且洞徹世事之思維。此一概念，似與小說部分情節保持若即若離之微妙聯繫，因此，此處擬就董斯張個人生平、著作考察展開論說，藉由掌握該詩之寫作背景，窺探董氏個人生命之思。

（一）董斯張之生平與〈絕命詞〉

董斯張，原名嗣璋，字然明，號遐周，又號借庵。¹³據董樵、董耒（並為董斯張之孫，董說之子）〈遐周先生言行略〉所載，生於萬曆丙戌（十四年，1586）十二月廿七日，卒於崇禎戊辰（元年，1628）八月廿四日，年四十三。¹⁴

董斯張素負文名，少時具夙慧，¹⁵曾與陳繼儒、王亦房、董玄宰、孫淳、馮夢龍等人賡迭唱和，廣結知交，且博學善論，氣節非凡，曾廣集名士，共論藝文、時政，頗為士論所重。¹⁶斯張早年雖立志科場（十五歲曾應童子試），十六歲卻因染

¹¹ 同註 7，卷 5，頁 504。

¹² 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同註 5，頁 83。

¹³ 見清·汪曰禎，《南潯鎮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同治二年刻本影印），卷 12，頁 272。

¹⁴ 參見董斯張，《靜嘯齋存草》，附錄，同註 7，頁 576。

¹⁵ 董斯張在其〈童牙稿·序〉曾有如下一段文字：「萬曆庚子（28 年，1600），僕十五歲應童子試，從諸兄之錢塘為湖上游，客有稱詩者，戲效之得二語，云『遡湍一棹緩，縱眺秋山空』，同座皆歎息，謬云僕具夙慧。僕謝不敏。顧方急制科文，都無復暇。」見《靜嘯齋存草》，同註 7，卷 1，頁 468。

¹⁶ 董樵、董耒〈遐周先生言行略〉載：「（遐周）先生性高曠喜客，天下士爭集先生麈尾下。」（頁 574）「萬曆末年士論伸而黨事起，實發端青宮一案，吾伯祖伯念先生（指董嗣成，董斯張兄）為之倡首。啓、禎以來，東南文社一昌君子之氣，而一時領袖群賢幾人，皆當年就正遐周先生之門，比之蘇門

肺病而「恆臥一才榻，履不踰戶」，「癸卯秋（萬曆卅一，1603，時十八歲）病棘而蘇者三」¹⁷正值青壯卻迭罹沉疾，屢挫其功名進取之志。前述〈絕命詞〉十五首，乃「甲寅病中自志」，¹⁸是時年約廿九歲，¹⁹乃體認生命將逝之所為。然而，甲寅病後，董斯張雖漸平復，但從此病廢一足，杜門謝客，日以著述為事，直至晚終。²⁰

（二）孫淳的輓詩

董斯張晚歲閉門謝客，履不出戶，摯友知交卻非全然絕隔。如韓增駒云：「門無俗客者十有五年，其間相與酬酢唱賡，不以風雨輟音者，大江以南止二三人而已。」²¹孫淳在董氏卒後所作輓詩〈哭遐周社兄〉十二章并序，則提供一條十分重要之線索，觀其序言：

遐周病廢十年，掩關謝客，往來唱和者，惟余一人。綠陰砌下，黃葉窓前，對榻同吟，歲無虛月，月無虛日。間以事羈筒郵，屢至唐人，謂：「無日不

諸君子者，然後天下謂遐周先生往日說文章氣節，非浪自鳴也。」參見董斯張：《靜嘯齋存草》，同註7，附錄，頁577。又，韓曾駒言斯張「才氣標霞，志存千載，泛覽百家之籍，旁窮二氏之微。」氏著，〈靜嘯齋詩序〉收錄《靜嘯齋存草》，同註7，頁465-467。另，劉復，〈西遊補作者董若雨傳〉曾借用《南潯志》所載，大致勾勒董斯張生平，可參。同註3，頁78。

¹⁷ 參董斯張〈童牙稿·序〉見《靜嘯齋存草》，同註7，卷1，頁468。

¹⁸ 考董斯張〈絕命詞〉，今見於《靜嘯齋存草》卷5與《吳興藝文補》卷66，不同之處，在於前書所收〈絕命詞〉共十五首，後書僅錄前書其中八首。此處所言「甲寅病中自志」乃據《吳興藝文補》所載，〈絕命詞〉題目下以小字單行刻寫（頁273）。又，董斯張在是年另有〈項羽吟〉，韓曾駒〈靜嘯齋詩序〉載：「甲寅（萬曆42年，1614，時斯張29歲）病棘，自謂剋知死期，枕上作〈項羽吟〉絕命詞以自志。」參《靜嘯齋存草》，同註7，頁465。

¹⁹ 案：又有可能作於30歲時，此因〈絕命詞〉十五首之一有「梨花論在復如何，三十春秋歎逝波」之句。此當是因曆日計算方式不同，故有此些微差異。

²⁰ 韓曾駒〈靜嘯齋詩序〉曾言「（斯張）門無俗客者十有五年。」案：斯張享年43歲，若依此處所言時間逆推，則正好符合29歲病棘之時。

²¹ 此處所言二三人，目前明確可知僅有韓增駒之父，然則此人究竟為誰，目前尚不明確。從韓增駒自言「家君子與先生固廿餘載素交也。」（見〈靜嘯齋詩序〉）一語推斷，或許正是董斯張《吹景集》中所見之韓昌箕（字仲弓，著有《王謝世家》30卷）。韓氏曾作〈吹景集序〉，內有「吾亡友董遐周氏」之語，同時，董氏《靜嘯齋遺文》一書亦收錄〈答韓仲弓〉一文。將二文參照比對，顯知韓昌箕與董斯張交誼篤厚。據此當可臆測韓昌箕即為韓增駒之父，以史料尚不足徵，姑誌之以俟後考。董斯張，《靜嘯齋遺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相見，有時還寄書。」幾為我兩人寫照矣。²²

睹此序，可知董、孫二人過從甚密於常，尤其在晚歲幽居時期，摯交漸稀，孫氏此段紀錄尤為查考董氏事蹟之重要線索。²³再觀孫氏其中一首輓詩：

寂寂抱幽獨，期為千古人。奇書功甫畢，妖夢踐何真？（此處雙行小字：「遐周著書，先有天亾之夢。」）子幼未知哭，親衰況在貧。天心于此際，難道復稱仁？（十二首之一）²⁴

案董斯張出書香世家，²⁵性高曠，鸞田待客以為常，嗜買「古法書、金石、鼎彝」等物，在家事經營上無所用心，以故家道漸落。²⁶斯張先有一子，六歲夭折，²⁷中年再獲一子（即董說），卒時兒甫九歲。²⁸孫淳以「子幼未知哭，親衰況在貧」形容，可謂真切描繪董氏歿後家道零落與子緒孤弱的淒涼之感，非浮浪之語。

此外，細味該詩前半段，所談內容較前述〈絕命詞〉饒富意味。詩中「千古人」「奇書」「妖夢」以及注文「天亾之夢」所指尤引人遐想。筆者擬扣緊「奇書功甫畢，妖夢踐何真？」一語以為討論基礎，由此延展建構其詮釋空間。

²² 參董斯張，《靜嘯齋存草》，同註 7，附錄，頁 569。孫淳，字孟樸，生卒不詳。朱彝尊《明詩綜》卷 76 有小傳，概見其生平梗概。參氏著，（台北：世界書局，1989 年），頁 492。《靜嘯齋存草》卷 10 錄有〈舟中蟋蟀二首同孫孟樸（樸）韓人穀作〉與〈寺中猿同孫孟樸（樸）作〉二詩。筆者原對孫淳與孫孟樸二者關係尚持存疑，承匿名審查者之提點，藉《明詩綜》確認孫淳即是孫孟樸（樸）。在此誌之，以申謝忱。

²³ 關於孫淳序與十二首輓詩，論者或以信度為質。對此，筆者以為，藉由序、詩觀察，內中所言多為二人過往追憶與生活常事，無關乎人格品評；且輓詩乃為逝去之人而作，是生者面對死者之追懷感受，情感真切篤誠，實無需溢美矯言。

²⁴ 《靜嘯齋存草》，同註 7，附錄，頁 569 上。

²⁵ 據劉復所作董說家系，知董斯張之父董道醇，萬曆朝進士；董道醇之父董份，嘉靖朝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加工部尚書；董份之父董環，正德朝歲貢。董氏一門為書香門第，對董斯張文才應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參氏著：〈西遊補作者董若雨傳〉，同註 3，頁 80-81。

²⁶ 董樵、董耒〈遐周先生言行略〉載：「先生詩文中每言家事日落。先生性高曠喜客，天下士爭集先生麈尾下，而益落其家事。日鸞良田，買古法書、金石、鼎彝，懷古深思，而落其家事。」參《靜嘯齋存草》，同註 7，附錄，頁 574。

²⁷ 見董斯張，〈瘦居士自傳〉，收董斯張，《吳興藝文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明崇禎六年刻本影印），卷 65，頁 260。

²⁸ 董樵、董耒〈遐周先生言行略〉載：「吾父豐草先生（董說）生於萬曆庚申（48 年，1620），遐周先生三十五歲矣，故先生詩有『三十五年纔作父』之句。」又，「豐草（董說名號）先生名說，字若雨，九歲而孤。」參《靜嘯齋存草》，同註 7，附錄，頁 576-577。

三、「奇書功甫畢」——董斯張著作考論

孫淳輓詩言提到奇書「甫畢」，顯見是完成於董斯張病卒之前，掌握此關鍵訊息，並對董斯張著作進行通盤察考，或許能夠釐清這部「奇書」的一些問題。然而，現今載錄董氏著作之資料雖有數則，何者為完整書目，確實需先查考。

首先，董斯張作有〈瘦居士自傳〉一篇自傳文，內中言到：

輯有古賦一卷、〈童牙稿〉一卷、〈客閩稿〉一卷、〈未焚稿〉一卷、〈留篋稿〉三卷、〈禱文〉三卷、〈靈薈〉一卷、《廣博物志》四十卷、《增定唐詩品彙》三十卷、《文苑英華鈔》四十卷。²⁹

對照今所見《靜嘯齋存草》一書，可見卷目分有：〈童牙稿〉、〈客閩稿〉、〈未焚稿〉、〈留篋稿〉以及〈寒筍艸〉等數編。其中〈寒筍艸〉有「今年天啓壬戌（二年，1622），吾年三十七矣，更能作幾時活？」³⁰之語，〈瘦居士自傳〉未及載此，知〈自傳〉當作於〈寒筍艸〉集結前，亦即至少在三十七歲以前，之後尚有他作續迭完成，以故此份書目並不完整。

其次，民初劉復據《南潯志》所引，加以整理，列舉其作達十四種，包括：一、《吳興備志》三十二卷；二、《弁山志輯》一卷；三、《廣博物志》五十卷；四、《吹景集》十四卷；五、《白法志》一卷；六、《夢曆》；七、《靜歛齋存草》十二卷；八、《靜歛齋遺文》四卷；九、《靈薈》一卷；一〇、《古賦》一卷；一一、《文苑英華鈔》四十卷；一二、《增定唐詩品匯》三十卷；一三、《選採真社集》；一四、《吳興藝文補》七十卷。與前引資料相較，迭有重複與溢出。³¹

案《南潯志》為清人汪曰禎（1813-1881）作於咸豐八年（1858），上距董斯張謝世已逾二百年，時代頗致懸遠。除開上述第一、二、三、四、七、八、一四等七種尚有刊本傳世，《白法志》、《夢曆》二種有他文記載可資佐證外，其餘是否成書，或屬成書後亡佚，如今已無確證可供查考，故《南潯志》與劉復所言，於信度

²⁹ 同註 27，頁 260。

³⁰ 同註 7，頁 254。

³¹ 據劉復，〈西遊補作者董若雨傳〉，同註 3，頁 79。

上仍不免存疑。

慶幸地是，董斯張卒後，親友後輩曾合力出資整理遺作，並留下若干珍貴紀錄，使建構完整之著作目錄提供可靠線索。據董樵、董耒〈遐周先生言行略〉載：

（遐周）先生晚病足，杜門著述，體清羸，自為瘦居士。傳行世有《廣博物志》、《靜嘯齋存草》、《吹景集》、《吳興藝文補》諸書，輯《吳興備志》未竟。³²

韓昌箕在《吳興藝文補·紀事》進一步簡述董氏諸書性質：

及（董斯張）一旦應召玉樓，始從廢篋中簡（案疑作檢）得其所為文若詩者，曰《靜嘯齋集》；其所為禠論紀述者，曰《吹景集》；其有係于湖之山川、風俗、人物、政事者，曰《吳興備志》，曰《吳興藝文補》。而又於其中別方外之乘，為《白法志》。³³

統整二文所述，輔校董斯張自記書目及留傳諸作，則可信之書厥有《廣博物志》、《靜嘯齋存草》、《靜歎齋遺文》、《吹景集》、《吳興藝文補》、《吳興備志》、《靈蒼》、《增定唐詩品彙》、《文苑英華鈔》、《白法志》以及《夢曆》等書。茲就今日所見可查考者逐部翻檢，並將存佚情況，刊行時間羅列如下：

- 1、《廣博物志》：存。有董斯張作〈廣博（案應作博）物志序〉，未署「萬曆丁未上巳日書。」即萬曆卅五年（1607），時年約廿二歲。³⁴
- 2、《靜嘯齋存草》：存。從各編所署時間，知完稿於天啓壬戌（二年，1622），³⁵刊於崇禎己巳年（二年，1629），前有韓增駒〈靜嘯齋詩序〉及〈凡例〉一篇，繫於是年。³⁶
- 3、《靜歎齋遺文》：存。今見崇禎刻本，無序跋，寫作時間俟考。³⁷

³² 董斯張，《靜嘯齋存草》，同註7，附錄，頁576。

³³ 韓昌箕，《吳興藝文補·紀事》，同註27，頁10。

³⁴ 該序見收於董斯張，《吳興藝文補》，同註27，卷65，頁248-249。

³⁵ 《靜嘯齋存草》中以「寒筍艸」一編所署時間最晚，言「今年天啓壬戌（2年，1622），吾年三十七矣。」點出明確時間。同註7，頁254。

³⁶ 未署「崇禎己巳七夕後一日，韓增駒拜手謹書。」見《靜嘯齋存草》，同註7，頁467。

³⁷ 同註21，頁579-630。

- 4、《吹景集》：存。據王德元〈敘吹景錄〉：「往君厚約余拏舟潯行，效子猷剡溪之訪。坐間，遐周出《吹景錄》以示，竟日寶翫，晤對如邃古以上人。」由序知其時董斯張尚喜外遊，當為幽居之前作品。書前有王德元、凌義渠、韓昌箕三篇序，並繫於崇禎己巳年（二年，1629），當刻於是時。
38
- 5、《吳興藝文補》：存。與韓昌箕共同編輯，首有陳以誠、朱國禎、韓敬三篇序作；韓昌箕〈紀事〉一則；董說〈感言〉一則，刊於崇禎六年（1633）。
39
- 6、《吳興備志》：存。董氏自作〈吳興備志敘〉，有「今天啓甲子」一語，知序言作於天啓四年（1624），距其謝世僅四歲。⁴⁰然而據董樵、董耒〈遐周先生言行略〉以及韓昌箕《吳興藝文補·紀事》所言，是書在董氏卒前並未寫作完畢。今雖有傳本，然初刻於何時仍待考。⁴¹
- 7、《靈薈》一卷：佚。成書時間不詳，董氏自作〈瘦居士自傳〉見引，則在其卅七歲前已完成，不符孫淳所言卒前成書之語。
- 8、《增定唐詩品彙》佚。成書時間不詳，亦見引於〈瘦居士自傳〉，當為卅

³⁸ 王德元〈敘吹景錄〉署「歲在己巳孟蘭日菰中社弟王德元復之父書於蜚鴻館」；凌義渠署「己巳夏友弟凌義渠撰」；韓昌箕署「崇禎己巳夏仲日西吳韓昌箕仲弓甫述」，參董斯張，《吹景集》，同註 6，頁 1-5。

³⁹ 分別為：吳興郡守陳以誠〈吳興藝文補序〉、朱國禎〈吳興藝文補小序〉（末題「崇禎壬申（5年，1632）清和月同里七十六翁朱國禎拜撰」）、韓敬〈吳興藝文補序〉（末題「崇禎壬申（5年，1632）嘉平舊史氏韓敬撰」）；韓昌箕〈吳興藝文補紀事〉（末題「崇禎六年癸酉冬日西吳韓昌箕仲弓甫識」）；以及董說〈刻吳興藝文補感言〉（末題「不肖孤董說泣血稽顙謹識」）。同註 27，頁 1-12。

⁴⁰ 董斯張在該篇序文中言及不少訊息，包括寫作動機，寫作過程因病疾，以及書籍匱乏而多次輟筆，試將所言摘錄如下：「歲甲寅，余始讀掌故，甚偉之，迺稍取史籍比勘其軼，而未臻者不乏也，已補之，為一家之言，得六卷。會病，書竟罷。今天啓甲子，相去十年。有問居士疾者，語及此書，惜余不竟其業，數責余眊勉將事。百許日，再得七卷。家苦少書，間有儲久已佚去，又病不能就人借，借鮮應者。」參董斯張，《吳興備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據民國三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卷 65，頁 248。

⁴¹ 今所見各本《吳興備志》皆據《吳興叢書》本排印。案：《吳興叢書》為吳興劉承榦（1882-1963，又名嘉業堂主人）於清末所廣蒐之藏書，內容豐富珍奇多樣。只是其中收錄之《吳興備志》是否為最早刻本則並不可知，故言之。關於《吳興叢書》成書過程，可參見丁原基，〈《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叢書部》評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6（2001），頁 12-14。

七歲前之作品。

- 9、《文苑英華鈔》佚。成書時間不詳，亦見引於〈瘦居士自傳〉，當為卅七歲前之作品。
- 10、《白法志》：佚。成書時間不詳，未見引〈瘦居士自傳〉，當成於卅七歲後。值得一提的是，此書曾因董說之故（詳下說明），至少在崇禎六年以前仍未刊諸於世。⁴²
- 11、《夢曆》：佚。成書時間不詳，《靜歎齋遺文》卷四收〈書夢曆後〉一文，揣度文意，當是序言性質。⁴³是書《南潯志》亦載，然不錄卷數，為所引十四部著作中唯一未列卷數者。

上述諸書，或成書於董斯張在世之時，或於謝世之後尙未完就，刊刻時間亦頗有差異。若依孫淳輓詩所言成書時間（「奇書功甫畢」）、著作性質（「妖夢踐何真」）作為二條觀察線索，顯然僅有《白法志》和《夢曆》二書符合考察範疇。在前者部分，據崇禎《烏程縣志》卷七「例貢」類，「董斯張」條小字所載：

字遐周，高才博學。所著有《靜嘯齋集》、《吹景集》、《廣博物志》、《藝文補》，與閔元衢輯《吳興備志》及《白法志》。⁴⁴

知此書乃共同「編輯」，非董氏獨立創作。該書性質，可由若干面向觀察：首先，董氏「泛覽百家之籍，旁窮二氏之微。」（韓增駒〈靜嘯齋詩序〉），晚歲頗研佛理，常與佛門中人詩文唱和。⁴⁵再者，在董氏自作之文字記錄中，常見其對《圓覺經》、《華嚴經》頗有旁觸。⁴⁶其三，董氏所作〈靜嘯齋嚙〉卅二則，全為關涉釋

⁴² 同註 40 所引書，序，頁 10。

⁴³ 同註 21，卷 4，頁 629。

⁴⁴ 參見清·劉沂春修，徐守剛纂，《〔崇禎〕烏程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年，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刻本影印），卷七，葉七 B，頁 349。

⁴⁵ 《靜嘯齋存草》保留不少與僧人往來之酬作，如卷 12 有〈贈雪嶠禪師八偈〉、〈贈石彪禪者〉、〈贈樵野禪者〉、〈贈省吾上人偈〉、〈澄虛上人索贈偈走筆博笑〉、〈贈蓮宇禪人〉等詩；《靜歎齋遺文》卷 1 有〈送心广上人奉經之峨眉山序〉，卷 3 〈贈澹如上人血書華嚴偈〉、〈募放生疏〉，可見董斯張與釋徒往來過從甚密，且亦可從偈語、詩歌窺見其對佛理之接受已然有相當造詣。

⁴⁶ 董樵、董耒〈遐周先生言行略〉：「吾父豐草先生（董說）生於萬曆庚申，遐周先生三十五歲矣，故先生詩有『三十五年纔作父』之句。吾父讀《孟子章句》未竟，而先生即命讀《圓覺經》，親句授。」

家之事。其四，韓昌箕〈吳興藝文補紀事〉曾言《白法志》乃所謂「方外之乘」，乾隆《浙江通志》更將之歸入「仙釋類」。⁴⁷據此種種跡象觀察，《白法志》當可推測是以釋教內容為主之著作，又以其為共同編輯之作，應可將之排除。

至若《夢曆》一書，實可詳細推論勘查，茲援引〈書夢曆後〉全文如下：

書竟，客豎一義，曰：「這嚙語，理他作麼？」予曰：「南陲之南，有古莽之國，以覺之所為者妄，夢之所為者真。」且道：「覺與夢，是同、是別，遮裏明得去，方知瘦居士《夢曆》、《快雪堂日記》、《大微真人功過格》，都盧是自己光明，更問如之若何？直待當生見彌勒。」⁴⁸

從文中可知，《夢曆》在生前已經寫就，〈瘦居士自傳〉並未提及，則成書時間應在卅七歲之後，直到四十三歲謝世之前。是書完成後，曾出示友人共賞品評，顯見本人對該書頗為自詡，是故借友人以「嚙語」言稱之機，暢言個人對「覺」「夢」之看法，強化寫作動機。至於序中將《夢曆》與《快雪堂日記》、《大微真人功過格》並列，隱約透露三書有其同質之處，然則箇中基調是否正與「覺」「夢」概念相符，似可觀察。

檢視馮夢禎（1546-1605）《快雪堂日記》，在庚寅（萬曆十八，1590年）二

週周先生曰：『吾教子，乃自得域外之方也。』見《靜嘯齋存草》，同註7，附錄，頁576上。另，韓曾駒〈輓董週周先生詩并序〉第14首有「靜嘯當年草，華嚴未竟心。唯余應努力，報爾不嫌深。」在「華嚴未竟心」句下有小字雙行注：「購得宋版《華嚴》，軼其貳拾五卷，以五卷授余寫補，余未能卒業也。」見《靜嘯齋存草》，同註7，附錄，頁572。

⁴⁷ 清·嵇曾筠等監修，沈翼機等編纂，《〔乾隆〕浙江通志》（台北：京華文書局，1967年，收入《中國省志彙編2》，據清乾隆元年重修本影印）卷244，葉22B。

⁴⁸ 同註21，卷4，頁629。

案：本文匿名審查者曾針對〈書夢曆後〉一文提出參考意見，茲轉錄如下：

「功過格」是善書，「光明」「彌勒」等語皆為明季「無為教」民間宗教教團詮釋的常見語，而民間宗教流行的善書以「○曆」之名命書者，其最著者為「玉曆」（或「玉歷」）。總之，董氏〈書夢曆後〉一文如概括該書的性質，則以宗教系典籍，遠比文學小說系的典籍更接近。

對此，筆者以為依〈書夢曆後〉內容觀之，該文首借客稱「嚙語」一詞指稱《夢曆》；其次標舉「覺之所為者妄，夢之所為者真」之概念扭轉一般常態性認知，之間頗有「正言若反」的文學滑稽用意，與宣揚宗教之善書相較，莊重之神聖性較不易窺見。竊以為，《夢曆》書名與小說《西遊補》之間，故事內涵或有呼應之處，此一特點體現在小說以悟空「入夢」「出夢」為起迄；及第八回悟空在冥間看「黃面曆」為其「先晦後朔」（鈕琇之語）之怪異情狀深感大驚，顯見「夢」「曆」二事咸與小說互有對應，《夢曆》一書疑非「善書」類之宗教書籍，試簡述如上，權充答辯之詞。

月十二日有則記載：

白子佩學博來，惠詩集及《左中川詩集》，即崆峒（李夢陽）先生舅，名國璣（左國璣）者。白以崇德訓遷周府教授，以舊歲乞休。曾氏（糙）《類說》復得，大奇事！叩其故，乃驥兒夢沈太公告之：「此書現在厨中，汝父檢過，不及詳耳，更有許多話說。」早，驥子告母，因往物色一過，且闖厨矣，驥子親檢，遂得此書，異哉！⁴⁹

至於《大微真人功過格》，或作《太微仙君功過格》，為金人又玄子所作，其〈序〉中自記成書之由：

余於大定辛卯（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之歲，仲春二日，子正之時，夢遊紫府，朝禮太微仙君，得受功過之格，令傳信心之士。忽然夢覺，遂思功過條目，歷歷明了。尋乃披衣正坐，默而思之，知是高仙降靈，不敢踈慢。遂整衣戴冠，滌硯揮牋，走筆書之，不時而就，皆出乎無思，非干於用意。

50

觀二段文意，概具「因夢得書」或「感夢作書」之旨，董斯張在〈書夢曆後〉將三書並論，無意間使後人得以藉由撰作動機之旁證，間接揭示《夢曆》或為董斯張在夢中獲得某種「啓發」的有感之作。而此一動機，當可聯繫前述孫淳作〈哭遐周社兄〉詩中小注所言「遐周著書，先有天叟之夢。」一事，孫淳詩中所謂「奇書」是否正是《夢曆》？就寫作時間與成書動機而言，顯然這之間留有高度聯想空間。

由此進一步深思的是：該書既已完成，董氏本人也寫作〈書夢曆後〉這篇序文，何以在其卒後由親友合資刊刻其諸作時，卻從未言及此書？《南潯志》著錄未載卷數，其實也透露出編志者並未經眼該書，以故《夢曆》是否曾經付梓，頗堪質疑，而這也聯繫到董說對其父作品究竟刊刻與否的態度。

韓昌箕〈吳興藝文補紀事〉曾言：

《靜嘯》、《吹景》二集已為點定行世，《白法》及《備志》，則其嗣君（案

⁴⁹ 馮夢禎，《快雪堂日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11。

⁵⁰ 金·又玄子，《太微仙君功過格·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收入《正統道藏》第五冊），頁289。

指董說)猶未忍輕出手澤,而《藝文》一書顧屬未竟之緒,予乃不揣蕪陋,與閔康侯家聖開共卒業焉。⁵¹

韓氏此文誌於崇禎六年(1633),由此推測直至此時,董斯張著作尙未全部刊刻完畢。同時,也間接從中得知,董說尙保留其父部分著作而未刊刻,《夢曆》一書或許在此批尙未公開之「保留書目」中。今日未見是書,除原稿散佚亡失之外,不無「原書尙存」,但以其他面貌(如書名改易)流傳之可能。易言之,《夢曆》與《西遊補》或許潛藏著某種關連,二者如何聯繫,筆者擬就小說內容採取內證式分析,配合版本現象之外證考察加以論證。

四、「妖夢踐何真」——論「妖夢」、《夢曆》與《西遊補》之關連性

以「奇書功甫畢」的角度檢視董斯張著作,透過篩選檢擇,屬《夢曆》較能合乎「成書時間」與「著作性質」兩項規範。與此同時,《夢曆》一書,與孫淳輓詩所言「妖夢」,乃至崑如居士《西遊補·序》中倡言之「六夢」⁵²,三者最大共同特色即在「夢」字。《夢曆》以「夢囈」之語,託言古莽之國,以爲「覺之所爲者妄,夢之所爲者真」,欲以「覺——妄」「夢——真」顛覆一般認知常理;以此對觀孫淳詩中「妖夢踐何真」一語,似乎同樣意寓著夢境真實虛幻,模糊難辨之感,而二者與小說《西遊補》在創作內容方面,亦有高度相似,試觀第十六回所言:

(悟空)抬頭只見一座蓮臺,坐著一個尊者,又叫:「孫悟空,此時還不醒麼?」行者方纔住棒,便問:「尊者,你是何人?」尊者道:「我是虛空主人,見你住在假天地久了,特來喚你。你的真師父,如今餓壞哩!」行者有

⁵¹ 韓昌箕,《吳興藝文補·紀事》,同註27,頁10。

⁵² 崑如居士《西遊補·序》將小說依悟空入夢先後景狀,統概區分爲六夢,包括思夢、噩夢、正夢、懼夢、喜夢以及寤夢,並提綱挈領指出全書「約言六夢,以盡三世」。參董說,《西遊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2。

些醒路，恍然往事皆迷，一心耐定，更不回頭，只是拜懇：「主人，祈求指教！」虛空主人道：「你方纔在鯖魚氣裡，被他纏住。」⁵³

小說以孫悟空幻入鯖魚精所構織之夢，歷盡諸多「情事」試煉，⁵⁴直到虛空主人點破夢迷之因，妖幻之實，悟空纔從夢中恍然醒悟，一棒打殺鯖魚精，收拾心性，重歸取經正途。誠呼應〈西遊補答問〉所言：「西遊補者，情妖也；情妖者，鯖魚精也。」以及小說第一回開篇所寫：「此一回書鯖魚擾亂，迷惑心猿，總見世界情緣，多是浮雲夢幻！」⁵⁵換言之，若將小說故事意涵加以淬煉分析，構成《西遊補》結構的兩大支柱不啻可用「妖」「夢」二字統攝含括，這與孫淳「妖夢踐何真」概念上頗有合拍之處。

至於《夢曆》之「曆」字所指為何，在小說第八回孫悟空夢遊地府一事似亦有對應之處：

行者便叫：「曹判使，你去取一部小說來與我消閑。」判使稟：「爺，這裡極忙，沒得工夫看小說。」便呈上一冊黃面曆，又稟：「爺，前任的爺都是看曆本的。」行者翻開看看，只見打頭就是十二月，卻把正月住腳；每月中打頭就是三十日，或二十九日，又把初一做住腳，吃了一驚道：「奇怪！未來世界中曆日都是逆的，到底想來不通。」⁵⁶

此堪稱小說極為特異之處，清人鈕琇曾言「余幼時曾見其（指董說）《西遊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遊事，鑿天驅山，出入老莊，而未來世界曆日，先晦後朔，尤奇！」⁵⁷崇禎刻本在此段文字上有「著眼」二字眉批，並以圈點整段文字方式刻意彰顯，可見此段話語備受關矚。只是小說雖以輕描淡寫筆觸鋪成，但卻是悟空出入古人世界、未來世界的時間依據，其中尤透顯出「虛實不分」之閱讀感受。⁵⁸此外，悟空

⁵³ 同前註，頁 72。

⁵⁴ 靜嘯齋主人在〈西遊補答問〉即明確標舉：「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走入情內，見得世界之虛，然後走出情外，認得道根之實。」同前註，頁 1。

⁵⁵ 同前註，頁 1。

⁵⁶ 同前註，頁 35。

⁵⁷ 同註 2，頁 118。

⁵⁸ 高辛勇在〈西遊補與敘述理論〉對倒置曆日與審秦檜案提供另一思考窗口，形成以時間、場域角度檢視的詮釋空間。高氏以為：「時間的感受是人類感官與心理最基本的經驗之一。審秦檜一節（八

在夢中至森羅殿辦秦檜一案，也是另一可堪玩味之處，在未審案之前，悟空欲以「小說」消閑，判使卻以「曆本」供之，此舉讀來頗感唐突，但卻也在唐突中，瞭解作者似乎有意藉此刻意「強調」，讓小說與「夢曆」彼此互涉的可能愈加醒目。

五、從版本線索考察

觀韓昌箕等友人多未言及《夢曆》一書，推測董斯張可能因某種理由，在其生前並未將書公諸於眾，以故知情者甚少。董說承繼父親諸作遺稿，秘而寶之，亦非無據。而《夢曆》一書最終下落，或可朝向更換書名，改以不同面貌面世之方向思考，此或許正是署有「靜嘯齋主人著」之《西遊補》。

今所見《西遊補》當以崑如居士序刻本為最早，⁵⁹全書包含〈序〉、圖版十六幅、〈西遊補答問〉、〈西遊補目次〉與正文十六回。將十六回正文與〈答問〉、

至九回)，『時間』運作被用來排成另一種『世界領域』。……此『未來世界』與現實世界不同的特徵是『時間倒流』，在這裡日曆每年從十二月倒回一月，每日從三十號回溯到一號，這段的『指涉領域』是中國佛教觀念中的陰司，行者審訊犯人時卻又徵引真實的宋代歷史文件，也就是說虛幻的世界裡又蘊藏著真實世界的史實，虛實不分，從此出現作者在應用『歷史』之餘又造出不同觀念的『歷史』。」同註4，頁12。

⁵⁹ 本書現藏大陸國家圖書館。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最早著錄之，但論者已指出孫氏並未及見是書，故著錄內容稍有錯誤，頁168。另，序文署「辛巳中秋」指崇禎十四年而非康熙四十年（1701），可從小說多次用「玄」字而不避忌可知，如序言有「皆繇陳玄裝（當作奘，下同）作殺青大將軍一念驚悸而生。」第3回回目「桃花鉞詔頒玄裝／鑿天斧驚動心猿」；第14回回目「三更月玄裝點將／五色旗大聖神搖」都是顯著例證。

案：本文匿名審查者指出本條註文「陳玄裝（當作奘，下同）」恐有未確之慮，並舉蘇興在〈《西遊補》的作者及寫作時間考辨（下）〉（頁228）一文，曾對「玄奘」一詞另有推論，以為小說有意將十二處「玄奘」刻作「玄裝」，乃是喻指「黑色的服裝」，用以「弔崇禎弘光之亡」。竊以為，此說可從二事再行商榷，首先，崑如居士〈序〉、目次和小說正文，皆不避清聖祖名諱（「玄」字）觀察，知此書為明刻本，當無可疑，由〈序〉所署時間推知或作於崇禎十四年（1641），若此，則距崇禎、弘光之亡尚有三年，蘇氏之說恐與版本可能刊行時間不符；再者，刻版將「玄奘」誤作「玄裝」並非僅見於《西遊補》，宋元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卷中〈入波羅國處第十三〉亦有「大明皇，玄裝取經壯大唐」之例，李時人、蔡鏡浩於校註亦斷為誤字而改正，參氏著，《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36。綜上所述，小說將「玄奘」刻作「玄裝」，在未有更明確之論證前，仍以「誤刻」之說為勝。

〈目次〉比對，可發現在回數、次序方面有明顯舛誤，並非全然為手民誤植所致。茲就四點觀察簡論如下：

- 1、〈序〉：文末署「辛巳（崇禎十四年，1641）中秋嶷如居士書於虎丘千頃雲」，文中提及「今觀十六回中，客塵爲據，主帥無皈，一葉汎汎，誰爲津岸？」明確點出成書時間與小說回數。
- 2、〈西遊補答問〉：末署「靜嘯齋主人識」，凡十二則。〈答問〉中有兩處回目名稱與正文內容不符：其一，第七則載：「問：十三回關雎殿唐僧墮淚／撥琵琶季女彈詞，……」今比對〈目次〉，則該回作第十一回，正文則在第十二回，非所言之第十三回；其二，第十二則提到：「今《西遊補》十五回所記鯖魚模樣，婉變近人，何也？」檢視正文第十五回，全篇未有一語提及「鯖魚」，依題旨所述，當指第十六回一事。
- 3、〈西遊補目次〉：此處所錄回目僅有十五回，缺正文第十一回「節卦宮門看帳目／愁峰頂上抖毫毛」一目；在次序上，〈目次〉前十回與正文回目相同，第十一至十五回則與正文第十二至十六回相同；在詞語上，則略有小異。
- 4、小說正文：不分卷，共十六回，第一回篇首有「西遊補」三字，下有小字單行作「入三調芭蕉扇後」，次行署「靜嘯齋主人著」，此獨見於第一回，其餘回目僅有回數，未再署作者。

綜上所述，從嶷如居士〈序〉與全書回目可知，小說共十六回，然〈目次〉與〈答問〉卻同作十五回，二者差異實肇因於第十一回「節卦宮門看帳目／愁峰頂上抖毫毛」，該回回目未見於〈目次〉。因之歷來學者討論版本參差之處，無不以之與董說〈漫興詩〉注文所言「余十年前曾補《西遊》，有萬鏡樓一則」相提並論。然而，細視文本內容，小說中之「萬鏡樓臺」實有二座，分別出現在第四回以及第十一回兩處，其中第十一回，作者特別藉由悟空觀看節卦宮門帳目時，用話語點出：

小月主要增一個鏡樓，只為近日又增出幾個世界，……其餘新分出的小世界又不可勝記。困之困，萬鏡樓中藏不下了；只得又在這裡再造一所第二萬鏡

樓臺。⁶⁰

此處明言小月王以舊萬鏡樓臺已然有限，因而另建「第二萬鏡樓臺」，假若《西遊補》果為董說之作，則不同回目、相異樓臺，卻僅是言及「有萬鏡樓一則」，在表述上確實於理不通。因此若對董說〈漫興詩〉注所言「余十年前曾補《西遊》」一語重新蠡測，則此處「《西遊》」恐非專指時下盛傳之《西遊記》；董氏所謂「補」字，在過去多理解為「續《西遊記》之作」之看法，似有重新斟酌空間。

承上推論，筆者以為第十一回「第二萬鏡樓臺」一事，可能正是董說在舊作十五回本基礎上所作之添補，於調整篇幅之後所別立之一回。董說所謂「曾補《西遊》」，應當是指對舊本《西遊補》之「續補」動作，內容正是「萬鏡樓一則」，亦即未見於〈目次〉，卻出現在正文第十一回之部分。

此外，在時間方面，董說補「萬鏡樓」在崇禎十三年，疑如居士〈序〉署於十四年中秋，時程相去無幾，頗符合出版常規。⁶¹易言之，此部目下所見最早之《西遊補》文本，當是董說於「整理」小說完畢之後，再商請疑如居士作序，於出版之際將前後不同期之新舊刻版拼湊使用，形成今日所見回目錯置之崇禎本。至於董說究竟對舊本《西遊補》進行何種程度之增刪調整，目前僅知「萬鏡樓」一事之外，其餘仍有待新資料佐證。

六、結語

清人以降，直至民國初年，多有主張董說以遺民入清之故，有意在小說中以「曆日倒置」和唐僧受封「殺青大將軍」（寓「殺清」）暗指明清易代之事。⁶²對此，

⁶⁰ 同註 52，頁 50。

⁶¹ 這兩個相近之時間點，蘇興在〈《西遊補》的作者及寫作時間考辨（上）〉（頁 246）亦有觀察，然所導出之結論卻與筆者推論截然相異，於此誌之以供論者參酌。

⁶² 如蔣瑞藻《彙印小說考證》卷 2 所引：「書中所云青青世界，及殺清大將軍等，頗寓微意，其尤顯者，鯖魚指平西而言，蘇湖方言，吳、魚二字，並讀若痕；又倒掛天山，鑿開天口等詞，亦影射吳

魯迅持不同見解，以為：「全書實于譏彈明季世風之意多，于宗社之痛之跡少，因疑成書之日，尙當在明亡以前，故但有邊事之憂，亦未入釋家之奧，主眼所在，僅如時流。」⁶³以反駁其說。參照版本線索，知其時雖值崇禎末年，闖禍交迫，清虜臨逼之際，然距明思宗煤山殉國，明祚顛覆，尙有三年，因此論者言董說作《西遊補》以寓鼎革之悲之說確實有待斟酌。

此外，另有學者從董說著作進行查考，以為作品形式、語言風格與特定詞彙，皆可在小說中尋獲足資對應與相仿之處，由此論證董說實為小說作者。⁶⁴此類科學式之比對，的確有助構成董說具備《西遊補》作者身份之充分條件。然而，小說以「鑲嵌法」之寫作特色，⁶⁵依憑「夢境」破碎斷裂，接續不循邏輯常態之情況下，只須不偏離故事主軸，作者即可任意馳騁於寫作／修改過程。如此而言，儘管以形式、風格乃至慣用詞彙作為判斷依據，卻無法全然排除董說是在小說已粗具規模之基礎上，以其習用之寫作手法，添加新概念於既有之小說之中的可能。

本文從孫淳輓詩作為考察起點，檢視董斯張生平著作，得知《夢曆》一書確實與小說《西遊補》有著密切關係，透過小說內部文字考索，以及崇禎本出版現象觀察，推測二者具有「同書異名」之可能。同時，藉由董斯張自著文章與友人相關資料載錄，可知此書在董斯張生前、卒後，皆因故而未曾公開，董說保留父作，至遲在崇禎十四年（即董斯張去世約十三年前後）前後整理添補告成，於同年中秋版行於世，成為今日所見保留「靜嘯齋主人著」等舊作文字之最早版本。

字。且逆數歷（曆）日，孤臣心事，於無可奈何之日，猶冀天地之旋轉。」同註3，頁45。另，世界書局本《西遊補》書前編輯前言，亦以為「董說以名學者而事小說之作，其足以與《西遊記》並傳，實無可疑。其以作者生當滿清入侵之時，隱痛至深，如『秦檜百身難自贖，大聖一心皈穆王』一回，隱以曲折之技巧，表達民族之精神，故自崇禎刊行之後，有清一代，終罕傳本。」參見《西遊補》（台北：世界書局，民72年，據明崇禎本影印）。

⁶³ 同註10，頁175-176。

⁶⁴ 趙紅娟從句型短語的相似、關於夢的情節描述、小說流露出董說口吻與思想，以及名物（如驅山鐸）在董說《棟花磯隨筆》可找到資料等方面加以論說。參趙紅娟，〈《西遊補》作者董說新證〉，《文學評論》，4（2005），頁128-132。

⁶⁵ 高辛勇在〈西遊補與敘述理論〉一文指出：《西遊補》作者對其敘事手法具有相當自覺，且善用「鑲嵌法」在故事中穿插另一故事。高氏之文著重在敘事理論方面之探討，而此也觸發筆者關於不同作者先後在同一作品進行創作的另向思考。同註4，頁5-6。

此說若確，則《西遊補》一書當先後歷經董斯張、董說父子手筆而成，至於下落不明的《夢曆》，應當正是小說尚未行世前之先聲。

後記：本文題目原作「論《西遊補》作者」，經匿名審查者之建議，茲將題目擬作「論《西遊補》作者及其成書」，以完整反映本文論題，衷心感謝審查者之提點。又，本文承二位匿名審查者細心評閱，提供諸多良善建言與另類思考空間，在使推論得以愈加充實完整之同時，亦能旁觸廣涉，糾謬指正，筆者深感獲益良多，於此誌之，以明由衷謝意。

引用書目

一、古籍（依作者時代）

- 金·又玄子，《太微仙君功過格》（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收入《正統道藏》第五冊）。
- 明·馮夢禎，《快雪堂日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據清鈔本影印）。
- 明·董斯張，《吳興備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景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據民國三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影印）。
- 明·董斯張，《靜嘯齋存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董斯張，《靜獻齋遺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 明·董斯張，《吳興藝文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明崇禎六年刻本影印）。
- 明·董斯張，《吹景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山東省圖書館藏明崇禎二年韓昌箕刻本影印）。
- 明·董說，《西遊補》（台北：世界書局，1983年，據明崇禎本影印）。
- 明·董說，《西遊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據明崇禎本排印）。
- 明·董說，《豐草菴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民國劉氏嘉業堂刻吳興叢書本影印）。
- 清·朱彝尊，《明詩綜》（台北：世界書局，1989年）。
- 清·劉沂春修，徐守剛纂，《〔崇禎〕烏程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刻本影印）。
- 清·嵇曾筠等監修，沈翼機等編纂，《〔乾隆〕浙江通志》（台北：京華文書局，1967年，收入《中國省志彙編2》，據清乾隆元年重修本影印）。
- 清·鈕琇，《觚賸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據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卅九年臨野堂刻本影印）。

清·汪曰禎，《南潯鎮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同治二年刻本影印）。

二、近人專著（依出版時間）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台北：鳳凰出版社，1974年）。

蔣瑞藻，《彙印小說考證》（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魯迅全集》第九卷）。

傅世怡，《西遊補初探》（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6年）。

孫遜，《明清小說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李時人、蔡鏡浩著，《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三、近人單篇論文（依發表時間）

劉復，〈西遊補作者董若雨傳〉（原作於1927年，後收錄《古典文學》版《西遊補》，本文所據為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頁77-126。

曾永義，〈董說的「鯖魚世界」——略論《西遊補》的結構、主題和技巧〉，收錄於劉世德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台灣香港論文選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234-249。

高辛勇，〈西遊補與敘述理論〉，《中外文學》，12：8（1984），頁5-23。

高洪鈞，〈《西遊補》作者是誰？〉，《天津師大學報》，6（1985），頁81-84。

徐江，〈董說《西遊補》考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4（1993），頁53-57。

蘇興，〈《西遊補》的作者及寫作時間考辨（上）〉，《文史》42（1997年1月），頁245-264。

蘇興，〈《西遊補》的作者及寫作時間考辨（下）〉，《文史》43（1997年8月），頁225-239。

高桂惠，〈《西遊補》文化型態的考察〉，收錄《古典文學》第15集，（台北：台

灣學生書局，2000年），頁359-385。

丁原基，〈《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叢書部》評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6（2001），頁12-14。

王洪軍，〈董斯張：《西遊補》的作者〉，《廣州大學學報（社科版）》，2：8（2003），頁19-23。

趙紅娟，〈《西遊補》作者董說新證〉，《文學評論》，4（2005），頁128-132。

傅承洲，〈董斯張《西遊補》原本十五回考〉，《文獻季刊》，2006：1（2006），頁127-130。

楊峰，〈董說與《西遊補》三題〉，《溫州大學學報（社科版）》20（2007），頁97-101。